

二男之間



世界文藝書社發行

二男之國



行 國 紅 蘭 園 及 林 出

二男之閨

我想，先生，我們既然沒有別的事情，我們最好還是彼此分手吧。

很對，我們彼此都沒有別的事情了。

一些也沒有。

彼此，人生。是可笑的

確然是。

她怎樣哭來，可憐的小東西！

哦，我向您保證我不再去柔心對她了。

我也不，可是您得承認我們已使得她真正悲傷。

我可同您打賭要是我們正在現在回到她的地方去，我們該找到她在她鏡子的前面，眼睛全然乾了的，在粉着她的鼻子哩。

也許。啊，女人總是靠不大住的。

有的是女人，女人。在您與我之間，瑞蒙只是件小點心。怎麼，我有過女人哩，她們真純潔，都真誠地，甚至天然地，愛我而爲我作肆恣的事情，其中任何一個都抵得上您的情人一百個。

我的情人？

瑞蒙哪。

可是瑞蒙並不更是我的情人啊，比了她是的。

「我們的」情人，要是您贊同。關於這個我沒有什麼
虛華。可是她不再是我們的情人了。我嚴重地賭咒決不再
去看她了。

我也如此。

幾月來，我所在期望的是一個從容地脫離地的機會。
我已變成了一個社交界的女人的戀人，很好看。我看她的
時候真要命。不錯，我願意知照您同她比較，您的瑞蒙——

請寬恕我，「我們的」瑞蒙，或者更其我們過去的瑞蒙！
真及不上哩。

啊！
的確。

我不願護衛瑞蒙，她很鄙陋地對待過我們兩個人。
還是一樣。公平地對她，我們必得承認！

什麼？

她已給了我們些很好的時間。

哈。是的。有時候！

您看。

哦！要是我笑，這並不是因為回憶，只是因為我看到我們地位的滑稽。

您以為我們是可笑的嗎？

有些。

我不。您到那兒去？

到勒托爾去。

那是我一路的。我想我回家了。

您住在那裏？

在窩爾得克·盧騷街，一條一步就跨得到散邱車站的小街。要不是我的門前有個停車處，那裏不會有許多汽車

經過的。我還不慣聽喇叭的喧嘩聲。每夜它們使我醒到兩點後。您呢？

我睡得正舒服。

那是因爲你窗下沒有一個停車處的緣故吧，我猜想。

哦，我常是一個善睡的人。

您是運氣。抽一支菸吧？

謝謝，我是深恨卡波洛菸的。

我也有幾支瑪利蘭牌在這裏。

我要抽一支。謝謝。

我在說什麼？

說您住在窩爾得克·盧騷街，汽車的喇叭聲使您睡不着。

啊是的。我喜歡遷移，可是我能怎麼辦呢？我的夫人

自然您是結了婚的。

不錯，是的，我是結了婚的，而目我不該訴苦，只是我的夫人——請寬恕我。爲什麼我要告訴您與您沒有趣味的事呢？

我向您保證，正相反，我是深有趣味的。您肯再告訴我的名字嗎？

愛里泥·蘭杜，高等審判廳的辯護士，住窩爾克得。

盧騷街六號。

許我把我的名片給您；雷門·馬拉沙，住加黎利街十一號半。

我也該把我的給您的，可是我看我在紛攪中把我的訴狀夾遺忘在瑞蒙的梳裝櫥上了。那個，在裏面沒有很多的東西。

瑞蒙會把它送回給您的。

我真希望不，可是，你知道嗎，這是她送我的第一件禮物哩。好笑！

我在維多利亞街有間辦公室。進出口，大半同南亞美利加交易。

我所從她得到的唯一的禮物。

她也有一次給過我一只不會走的手表。

什麼時候？

作我去年的壽禮。

那訴狀夾她也是爲我的生日送我的。我告訴我的夫人說我從一個當事人得到它的，一個給人家控訴收買小貨的麻洛哥皮的製造者。我的夫人要我毀壞它，說接受了它顯見我自己也犯了同樣的案件，而且自那時以後她每次看見

我在她面前打開它的時候她終歸重說道：『你要什麼時候方決心把那個東西摔進垃圾筒呢？』您可以想她懷疑着什麼哩，

她懷疑您無忠實嗎？

就是她懷疑我也不管。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婚姻是不能很合宜的。

哦，不管什麼，一個人總是放不下他的家的。

的確？在家十分鐘就煩擾得我要出淚了。

您幾歲？

二十七。

我是三十八歲。在您年齡的時候我也像您一樣。我最喜歡同一羣好朋友和野女人在一起。可是總有一天有料不到的事情會發生，死亡——或者重傷風！更有許多別的事情——於是動人處都完了。你的朋友四散了；一個結婚了，又一個出國了；又一個移情於愚蠢的瑣事去了。什麼都是不對；你覺得是全世界唯一的孤獨者，你便清楚友誼是件青年的東西。在二十與二十五歲之間它最爲豐茂。那時以後，它衰退了。你的心滯沉了，你的回憶消蝕了，身體上的關心變得更迫切了。你不得不在你孤獨的，少興的公寓中，或者在音樂廳中的陌生人之間過兩晚，而什麼都完了。

你是成熟於結婚了。聽我的勸：在臨到結束的時時，別固執，別一味趁強，而去結婚。等到只有很年輕的女人來求請你的年齡是危險的，因為那時你娶了一個太年輕的人而你很快就是一個錯誤的人了。你注意，我親愛的先生，我並不盤問你。我是怕探聽人家的。

你彷彿在從經驗講——

同樣我也怕人家來盤詰我的事務。喂，你覺得需要潤潤嘴嗎？我渴欲喝一杯呢。

謝謝。

謝謝要呢，還是謝謝不要？

謝謝要。這六月的開始當然是熱的。讓我們叫一輛街車到大亞美路的一間小酒排間去吧。我頗熟識它，而且那混合酒也的確優美。

來吧。喂汽車——告訴他地址。

大亞美路和向右邊去的第一條路的轉角。進去吧。

你先進去。

不，你先進去……我喜歡這些新汽車。你覺得彷彿你在你自己的車中似地。

兩年前我有一輛車子，用着社會的錢。可是如今的事什麼地方都這樣壞。

我夫人的一個夢就是要有一輛車子。我對她說，『節省你的衣服而買一輛價廉的小汽車，要是你一定要的話。』我倒隨便，然而要是我有一輛車子的話倒是很便利的，停車處就在我們的窗下？

那使你晚上醒着的停車處。

很對！

你看見過新式的德洛喬。馬秀斯牌沒有？沒有。

二萬三千。他們給它們開到那樣的速率。

我定當要購汽車的那天我要仔細研究研究這問題。其

時——再則，我恨捷馳。

許我與你不同意。

環游巴黎，從戲院回家，到維爾賽或宋提宜去喝茶，汽車都是圓滿的。可是別對我講每小時一百五十基羅米特的出國長旅行。我寧可趁火車。

各由所信。比方說你要停在一個動人的地方呢。

開汽車的人從不要停頓的。

你誇張過份了。

尤其，我怕在你坐在別人車中的時候總覺得你所有的不是自己的人。那車主的自重使我要背着行李徒步旅行，